

集部

渭南文集卷十四

宋 陸游 撰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樂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大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

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
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
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
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絓吏議少年之喜
謗前輩者鬨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
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
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容而醺然遇
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

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倨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邪固不至此彼小人邪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其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其為

敘既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為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葢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荅道羣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

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者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大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窻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葢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並

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庚辰笠澤陸甚務觀序

送闕漕詩序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為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為恥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甚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甚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濼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於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鶩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絶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秘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收於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吏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弔丞相之遺詞

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横實為一代傑作顧蘷雖號大府而荒絶瘴癘户口寡少曽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為并為雍為鎮為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為賔客相與覽其河闗之勢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令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濵追前世放逐羇旅之

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序是可歎與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攸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离艮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為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為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凡西叔為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名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滎公孫也昔滎公對

制策於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户為世排詆諱惡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為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為勝負豈

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為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既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僰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為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峽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

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間其勢無繇往往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於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葢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還成都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廼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序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數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

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盼之間以是幕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時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賔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

贈遺蓋自蜀置師守以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為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録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為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於白

牛卿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顧即得檄牧大喜師懐負包笠即曰徙步入院兼節如金石説法如雷霆雖從之遊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知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石杲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如平

時葢以真率為佛事者邪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適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楊用璋獨在楊於是亦住護聖歸然為藂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録且合辭屬予為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為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

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揺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悚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余為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屬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

名將聞於朝而卒為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旼徐復輩賜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為御為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此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邪則伯渾不過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内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為稱今一不

得施顧退而為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

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為時惜不為伯渾歎也淳熙某月

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為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名為

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徼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倪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来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為有承平臺閣之風葢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宋極盛時封泰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金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渟滀

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礲之益深矣是豈寠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兮學問贍博胷中恢踈勇於為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伯兮諱公邁仕至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止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

在也及變而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謡為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絶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揜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已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葢其山川

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荆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並傳至於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於邽淇之津葢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别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懽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

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温飛卿作南鄉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既隨風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為之一言紹興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絶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

雅謂河出崑崘墟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其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葢亦若是惟其上探處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

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礱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歷載公制辭以為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為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為若干卷而

屬其為序其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遂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其君之詩淵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為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録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孝宗皇帝問畣之語既刻金石傳天下久矣晚菴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裒五會

所說法凡數萬言為五卷遺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庵之語雷霆百世無録可也又何以序為哉然五會之外别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别有一句是可録是不可録諸人試下語若也道得老農賛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為諸侯王而學問

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墟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羣臣並進於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寖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

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寠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為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板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往往見公名字於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已尤以文學稱其

為漢州判官也曩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冠冠篇右顧公平生知已久已彫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

陽有士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居仁何著作㮚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遭而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殁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於山陰曰子為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昀者與德亨同族為予言德亨遇疾卒於臨安逆垂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殁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為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

陸甚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横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跡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羣盜削平强敵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為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為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

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
攢殿相望於欝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艫銜轂擊中原未
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
敢望也則山川圖諜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縣數
十年大卿沈公作賔待制趙公不迹繼為守皆慨然以
為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
兼韓君茂御及郡士馮景中邵持正陸子虡王度朱鼐
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

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為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廵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為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渭南文集卷十四

渭南文集卷十五

宋　陸游　撰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

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其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其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埽舊巢痕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収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名元祐諸人故曰已致

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其曰此其之所以不敢承命也
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
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讁為散官其去史館之職久矣至
是史館亦廢故云新埽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
巢西隅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
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名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
領宫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
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

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黄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吴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

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

達觀堂詩序

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公希真問道朱公為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曰子為人深静簡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先出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産位僅至二千石晚為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肒不瘠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非親朱公容傳親

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異世以爲與尹先覺譙天授蘇養直俱解化僊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士大夫繼作凡若干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十一月癸丑放翁陸某務觀序

梅聖俞别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其官李兼孟達所編緝也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

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為不能望先生推為詩老王荆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

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某序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

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於古人亦難矣楚人楊夢錫才高而深於詩尤積勤杜詩平日涵養不離胸中故其句法森然可喜因以暇戲集杜句夢錫之意非為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邪予故為表出之以告未深知夢錫者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陸某序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而貢於天子之辟雍始於抱闗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陳謨作誥其所遇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子之書則往往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吾宗伯政諱

焕之唐丞相文公希聲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為儒力學篤行至老不少衰所為文皆本六經無一毫汨於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猶毅然不為之貶至如楊公時近世名儒獨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使死而有知吾伯政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孤集遺文為二十卷來請余為序伯政之文可稱述者衆余獨言其學術文辭

之正以序之尚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甚謹序

普燈録序

粵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於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謂之正

法眼藏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旣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邪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葢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此門一開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廣燈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略自爲區别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閒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爲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而尤爲光明崇顯者我祖宗之明詔睿藻哀

集周恙一一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實為大訓具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且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某俾得紀述梗槩於後某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伯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為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卿黄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

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娱詩尤中律吕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凛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脱爾及秦氏廢始稍起為吏部郎為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遽没於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為高安守最其詩得三卷屬某為序某少識公於山陰方公名還以詩詩贈别及公為郎時故相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别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欷某於是年八十

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序

傳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祖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為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為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

悉會於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絶人自金人蹂躪中原建炎中大駕南渡敵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眇眇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横遏其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驆會稽公遂為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為一代大儒葢公論不可揜如此公遺

文百餘卷嗣孫穉貧甚手自鈔録以傳後世未能竟乃
先緝外制數百篇屬某為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
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教
誨詎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
文以氣為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
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於
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敵言畔臣必憤然扼腕
裂眥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輙正色責

之若謦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告之詞可概見也公諱崧卿字子駿於虖賢哉開禧元年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聞鞶録序

元豐初置武學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今學制規模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後百餘年其從子朴作聞鞶録若干篇論孫吴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其

甚懦且老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甚所媿也乃從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某序

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渰貫温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黄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

将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踈使之磨礲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羣之士然落筆

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没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絶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虖聖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益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予為之序公在位久崇論竑議豐功偉績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蓋有

碑史有傳非集序非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宣之為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為守者不知幾人而風流咏咏謝宣城實為之冠生其鄉者幾人而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葢與敬亭之山俱不磨矣故宣之士多工於文而五七字為尤工唐有李推

官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葢與皮陸同時歟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規模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之曽孫臨海太守兼字孟達孟達固詩人益淵源二祖而能不媿者推官虞部之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葢各見於其墓刻家牒予獨志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

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曾裘父詩集序

古之説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皐陶周公名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已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為文辭沖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

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曽裘父之詩其殆庶幾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於行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裘父已没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名歸至今以為恨友人趙去華彦穮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裘父得意可傳之作葢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與歎去華為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為請裘父諱季貍及與建炎

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嘉定元年二月丁酉

山陰陸某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衎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峩霧中鵲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尒朱先生姚小太尉譙天授尹先覺輩有問

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邢芻甫字序

衛詩美武公之德一章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終之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淇大川也見淇而思武公可也王芻萹竹草之微者亦見而思焉則思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諼兮者歟吾友邢子名淇請字於予予復之曰士之仕者能使一國一邑之人安其政而無怨疾嘲譏亦已難矣況見其鄉閭而咨嗟追慕豈不甚難哉今衛

人於武公見其地而思之見其草木而思之見其草之微者如王芻萹竹而思之況遇其子孫又將何如哉人不我忘於我何加然使人不忍疾嘲譏又咨嗟追慕久而不忘必有以得之矣故為士者於此不可不知勉也請字子曰芻甫芻甫勉之仕而使一國一邑之人不忘相處而使鄉閭黨友不忘相與記其行事以為法傳其言論風旨誦習而勉於善豈不美哉嘉定元年四月己未山陰陸某序

曾温伯字序

堯舜去今遠矣其言傳於今者蓋寡惟直而温與寛而栗之言再見焉方是時教化之所覃人才之所慕全德如夔臯陶所言是豈戒其不足哉至商周之間始有得聖人之清聖人之和者清近直和近温則既分而二矣若漢汲長孺事君無隠天下為之直然去古之全德又益以遠贑川曾君顥方其入家塾也大父大卿公用蘇子由張芸叟字其子孫例字之曰温伯蓋以古全德訓

之有其義而亡其説温伯請於予曰願有以補之以終大父之意予慨然歎曰自大卿至温伯三世傳嫡德亦克肖其有以承此訓矣序其敢辭嘉定元年五月辛酉山陰陸某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録序

處羲一畫發天地之祕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浄名一黙曾點一唯丁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喜一竹篦子皆同此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

禪師葢卓爾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示衆之語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無有是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痛快又恐退之亦止是説得耳五百年後此話大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叅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序

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

淳深崔蔡晚出遂墜卑弱識者累欷而已我宋更靖康
既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囏難顛沛文章獨不少
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為
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寖微或
以纖巧摘裂為文或以卑陋俚俗為詩後生或為之變
而不自知方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頹波之外
如吾長翁者豈易得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為長翁集序
乃寓吾歎以慰其子且以慰長翁於地下云長翁髙郵

陳氏諱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某務觀序

渭南文集卷十五

渭南文集卷十六

宋 陸游 撰

成都府江瀆廟碑 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貢禹貢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其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

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澨至大别之麓亦卒附江以達於海故江爲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之亂淫昏割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宋興乾德三年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侈大廟制傑閣廣殿脩廊邃宇閎於

天下慶厯七年故太師忠烈潞公以樞密直學士來作
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為徹祭飲福之所而廟益
宏麗矣厥後雖屢繕治有司不力寖以大壞上漏旁穿
風雨入屋支傾苴罅苟偷歲月淳熙二年六月令尹敷
文閣待制范公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祗肅祀事既退讀
開寶中修廟碑惕然改容曰此太祖皇帝之詔敢弗虔
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嘆曰潞國子自出也敢
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以禱曰三日而雨

且大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餞私餘蠻夷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萬九千四百七十甎甓釘以枚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一萬八十有七梓匠役徒以口計者二萬三千八百為屋二百有九間墻六千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歷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具刻文麗牲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下應岷山蟠踞華夷江出其間奔蹴三峽放於荆揚我考禹跡九州茫茫千禩之宫肇自開寶吏靡嚴恭庭有茀草范公來止事神是力廟未克成當食太息江流東傾於海朝宗廟成公歸與其俱東壯哉湯湯環我蜀城萬古不竭亦配公名

行在寧壽觀碑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節堂名曰寧壽觀因東都三節寧壽院之舊也初章聖皇帝建會靈觀實為崇

奉之始至是高宗皇帝方蹐天下於仁壽之域尤垂意
馬廼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之許其徒
世守又命中貴人劉君敖典領置吏胥給清衛兵略用
大中祥符故事後十年敖遂請棄官專奉寧壽香火詔
如所請賜名能真改左右街都道録仍領觀事實又用
至道中內侍洪正一故事上心眷顧每示優假如此然
迨今歲月寖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上賜者紹熙五年
六月知觀事冲素太師邵君道俊始礲石來請其為文

傳示後世其實紹興朝士屢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其適後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歟伏覩寧壽觀實居七寶山之麓表裏湖江拱輔宮闕前帶馳道後枕崇阜盡得都邑之勝廣殿中峙修廊外翼雲章寶室籤帙富麗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鐘經二樓翬飛霄漢飄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濟乎茹靈芝飲沆瀣之衆也導以霓旌節以玉磬侍者翼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

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畫德壽重華之宸翰煥乎河雒之圖書也鴻鍾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跡卓乎祕府之怪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實與三茅君自渾沌溟涬開闢之初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翱翔太虛三茅君亦

與焉時臨熙壇顧享明薦用敷佑於我聖子神孫降福
發祥時萬時億於虖休哉某既述觀之所繇與且繫之
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右虛皇友三真
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宫示宿因丹碧岌業天與隣
神君龍虎呵重闉鯨鐘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葢高嶙峋
天花龍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尧仁超然脫屣侍帝晨
遺澤滲漉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爾衆士嚴冠巾

以道之真治于身服膺聖訓常如新冲霄往從龍車壓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廟並或謂山川興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必有神主之以孑考之殆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為人與人死而為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舉不可信邪柳宗元死為羅池之神其傳甚怪而韓文公實之張路斯以人為龍廟於頼上其傳尤怪而蘇

文忠公實之葢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没則二公亦不得而掩也予適蜀見李氷張惡子廟於離堆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世未有疑者葢其靈響暴著亦不容置疑者矣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為唐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賴上歷數百年未嘗少替而朝廷之所襃顯吏民之所奉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

幸得哉至於紹興辛巳東海之師羣胡見巨人皆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没煙雲閒則相告曰烏龍神兵至矣或降或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山及慶歷嘉嶺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見於山海阻絶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不得韓蘇之文以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奐顧以屬筆於某辭卑事偉有足恨者廼作送迎神詩一章使併刻之實慶元五年十月甲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於天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兮默不得施巉然萬仞兮胸中之奇使得小試兮冐白刃而搴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曷歸王亦何慭兮人則為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巍築傑屋兮奉祠釀桂兮羞芝彈箜篌兮吹參差王捨斯民兮逝何之錫以祉兮燕及惸嫠歲屢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葢兮駕玉螭時節來饗兮民之依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纛兮肅肅陰威埽平河雒兮前功弗隳隆

名顯爵兮永世有辭

德勳廟碑

自古王者經綸草昧戡定亂略必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內任心膂之寄外宣股肱之力而廟謨國論密賴以決實兼將相之任者在我高宗皇帝時有若太師循忠烈王張公實維其人粵自高宗歷試於外開大元帥府總天下兵首以山西豪傑入侍帷幄龍飛順動避狄南渡公則有扶天夾日之功蕭墻釁起羣公喑拱公則

倡勤王復辟之大策氛祲内侵戎馬豕突公則奮却敵禦侮之奇略巨盜乘間羣兇和附公則建剪除安輯之成績由是不數年間國勢安强叓狄奪氣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非爲非長久計公則率先請罷宣撫使事奉朝請章再上引義懇款於是議始定士大夫咸謂其得大臣體而高宗亦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御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葢高宗蹈履艱危身濟大業沈機獨智燭微察遠以爲方海

内横流廵幸四方暴衣露葢周衛單寡非如中都高拱蝌蛸𧔼蠖之居江流阻艱海道阽危非如平時安行清蹕馳道之中不有如公者協心同徳均禍福共安危譬之一家父兄有急子弟不名而自至譬之一身頭目有患手足不令而自力則天下之計将以誰諉衣葢謂絳侯功臣非社稷臣則社稷臣與功臣果異建炎以來功臣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故國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及配享高宗廟庭其

次偶居其後或者疑焉是不然唐名將前曰英衛後曰李郭衛公汾陽之勲徳巍如泰山終不以姓名次序為歎欽宗皇帝下詔褒顯故老而范文正公次司馬文正之下司馬公之賢不過於范公等范公輔政先數十年聲詩所載以配夔禼而顧乃居次世豈以此為有抑揚之意哉公之曽孫鎡三世傳嫡長始築廟於居第之東廟成以高宗御書德勲二大字為廟之名自忠烈以下為三室忠烈之配曰秦國夫人魏氏漢國夫人章氏第

二室曰少傅公諱子厚配曰漢國夫人蕭氏第三室曰少師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惟忠烈王勲業之詳與夫世諱字系官爵塋有碑諡有誥史有傳此不復載顧廟祭宜有歌詩刻於麗牲之碑乃作詩曰

宋傳九聖高宗是承化龍渡江天開中興維忠烈王翼從帝旁捐身棄孥獨當豺狼煙塵未息變生肘腋首倡義師氣沮金石大業復隆退不矜功雪涕行罪身衛行宫國有大難我則出捍功成愈謙將士畏歎既空盜藪

鏖戰淮右柘臯之捷梁楚無寇河雒將平敵畏乞盟亟
上虎符就第王城茂勲明德爛然史冊燕及家國匪王
孰克築廟作主三室同宇歲時奉享豐豆碩俎國有世
臣家有元孫咨爾後人祗栗廟門

泰州報恩光寺禪寺最吉祥殿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
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川之間自
建炎後為盜區戰塲中雖息兵然猶鬼嘯狐嘷於藜莠

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略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之禍前日之略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來中外無事亟養滋息且以國力興葺之迨今四十年而城郭邑屋尚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也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寺始為天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復

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
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廢建而大役多未
之舉有巨鐘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鐘墮扃而不壞
範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
乃建樓百尺以棲鐘鐘始鑄歲在乙夘至是三乙夘矣
而樓成人咸異之遂議佛殿殿之役最大度費錢數千
萬見者縮經曰使可為豈至今日邪範曰不然吾當與
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

錢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為四千萬有竒乃伐木於黄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闗征為懼常平使者王公寗聞之曰斯殿以資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為弛禁殿以崇成為重屋八楹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梴取華嚴經語書殿之顔曰最吉祥殿範又為閣六楹以奉今天子昔在潛邸賜前住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

麗亦略與殿稱餘芳方丈寢堂廚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為緡錢二十萬在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謦欬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往往得入而其師别峯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内外莫不粲然復興是殿實為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求予作碑予既盡述其始末且為之銘銘曰
海陵奥區名冡中長淮大江為提封於皇徽祖御飛龍

臣民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千柱宫中有廣殿奉大雄
環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䕶是雲從璇題藻井翔虚空
丹碧繺堊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鐘雷震鯨吼聲隆隆
層閣閟奉龍鸞蹤榮光夜起騰長虹徽祖聖徳齊天崇
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梵衆極嚴恭熙運芙慶千載逢
餘福漸被兼華戎長佑農扈消兵烽

洞霄宫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

下明為日月幽為鬼神聚為山嶽海瀆散為萬物萬物之最靈為人人之最靈為聖哲為僊真而道為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虙羲皇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西昇度人生神之經列禦寇莊周關尹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岳略與浮圖氏同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浮圖氏蓋有弗及也臨安府洞霄宫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

天之下葢學黄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宮獨為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舉洞霄名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為比它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金寶牌又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間宮以歷歲久穿壞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為道士建炎中又廢於兵火高宗

皇帝中興大業閒之當宁太息乃紹興二十五年以皇
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樓經閣表以崇閎繚以脩廡貲
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
踵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
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鐘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
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
幾頤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
累日勑太官進蔬膳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

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慶元六年九月祿
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
丘居仁以告山陰陸某曰願有紀以為無窮之傳某以
疾未能屬稿後三年同知宮事王思明與其徒李知柔
枕濤江入東繼以請乃敘載其本末如此且為之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之書乃作昭應比隆羲圖元豐景靈列
聖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棟宇煌煌煥於天衢藝祖
神霄誕彌九區迨我高皇東廵於吳睠言天柱鎮茲行

都蹕來臨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下照
雨露普濡迨今遺民注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紹聖謨千
禩之宮騫騰太虛寶磬鴻鐘震於江湖肆作頌詩用紀
絶殊

渭南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世梓

渭南文集卷十七

宋　陸游　撰

雲門壽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谿樓墖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徧往往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覿也入寺稍西石壁峯為看經院又西為藥師院

又西繚而北為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别為寺曰顯聖藥師别為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别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絶遊山者自淳化歴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闚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怪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絶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

餘步始至壽聖蕲然孤絕老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異其朴埜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兒時往來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七日吳郡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為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霤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

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為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嶮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鰐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别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黿鼉蛇蠹守宫之蠱郵亭逆旅往往大署牆壁以道出寧德為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誅之始遷於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

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其為記其曰幽顯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擷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謟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邪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濋亭記

濋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苫之以茆名

之曰灊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處父兄子弟相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立朝散之四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得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鄰里而光耀其族姻為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年無一日不思灊而適不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

其在灊亭語則灊也食則灊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視之若灊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灊之人疏一泉移一石藝一草木率以灊觀之恍然不知身之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其鄉邑父兄子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舜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人情為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勤公可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為記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為似歟舟固有高明奥麗踰於宫室者矣遂謂之屋可不可邪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麤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

寄其趣於煙波州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犂女任紡績衣食麤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芰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為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

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某為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為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峩帶博車騎雍容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為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曽不煖席遂遭口語

南遷萬里凡七閲寒暑不得内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為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為我記其自念少貧賤仕

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其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為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改元秋九月某訪故人弈公於青山之下與弈公別蓋十有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松間黔瘠腊如殘

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舊且悲且喜既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折皆有意已而入法堂之東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迅流菩薩阿羅漢翔遊其中使人如身在峩眉天台應接不暇弃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人幻為之者也始王君甚築是庵於墓左以資其先人之福而請吾居焉王君閉門讀書未嘗少貶於世顧於吾獨委曲周盡吾亦感其意為之留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以為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毫計惜而吾

之心志亦竭於是矣予為我記嗚呼其不夭少罹閔凶
今且老矣而益貧困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
者與不幸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
愴然不知生之為樂也聞王君之事既動予心又況卉
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月一日甫里陸某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
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蹕

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芘其邦之人禱祈禬禳昭荅如響紹興隆興之間虜比入塞金鼓之聲震於江壖吏民不知所為則惟神之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敝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為已力予謹上尚書願有以襃

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為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吕公擢來知府事侈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吕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為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

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毋為神羞

六月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誰何一日寇至則立為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壞治則後成予於是蓋獨有感焉黃龍山方南公時

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更夷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昔之閎壯鉅麗者嘗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二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増殿閣空翔地踴鐘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幾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息阜安得以其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則此山且爲虎狼魑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是哉禪師升公於其寺門之成也屬予爲記予謂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門蓋未

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前日之禍亂嘗如此而國家之覆燾函育斯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思報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月十四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年夔歸萬施梁山大寧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硤無贏財羨工公之為是役也寸寸銖

銖心計而手度之累月乃成形容為癯髪為盡白其德於士豈有既邪盡思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既上天子為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

毋伏嘉言毋醜衆正其任言責毋比大吏毋置胥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毋懷諼毋服讒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迺可無媿而予於記亦無媿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

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城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歷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

之子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孰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絶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

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荆州所居名樂郊者也荆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望自中原亂始以吴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風流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奇石菖蒲來禽芍藥蘭茝菱芡菡萏之富為一州冠其尤異者往往累千里致之子幸為我記予官硤中始與晉壽相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

為可鄙其意氣豈不壯哉及為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畫琴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蓋其多材藝知弛張如此然自少時不喜娸聲利有官不仕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十年每自謂泉石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於朝議者謂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為喜而晉壽顧不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道也仕而忘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易是泉石非鐘鼎諸公

之薦蓋砭晉壽膏肓而使為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歸高牙在前千兵在後擅晝繡之榮以賁斯園荊楚多秀民尚有能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日笠澤陸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以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為壯縣杜少陵扁舟下白帝過焉為賦歸字韻五字詩詩傳天下由是巫縣名益重宋建中靖國之元黄太史始脫鉤黨自蜀

之荆訪少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留字壁間有坐臥對南陵雲山陰晴變態之語距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舉出者鄄城李德修來為令風流儒雅翩翩佳公子因廢址作堂與客落之舉酒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為予名且記復興之歲月務觀既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五十閱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進此道幻翳消情塵滅真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空華青暈初無少異也德修方

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修名普務觀名其

臘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為使也始徙漢中即以郡治為府郡自兵火滁地之後一切草創公至未幾凡營壘廐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羣吏謁見與籌邊治軍燕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其壞尤甚公既留

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撓徹其蔽障不費不勞挾日而成會上遣使持親詔賜黃金匜寶熏珍劑以彰殊禮公遂摭詔中靜鎮坤維之語名新堂曰靜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某辭謝不獲命則再拜言曰以才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泰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錯出吾為之變則雖獘精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況任天下之重乎歲庚寅

其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為其言公嘗憩此院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愧之則公之刳心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發不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功利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上獨深知之故詔語如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其以為今猶未足見公也金暴中原久腥聞於天天且悔禍畫以所覆畀上而公

方𡙇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鑾駕奠京邑屏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却渭橋之朝謝玉關之質然後能究公靜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謹記

渭南文集卷十七